

在欧洲

IN EUROPA

之旅

——跨越二十世纪之旅

REIZEN DOOR DE TWINTIGSTE EEUW

(荷兰) 黑特·马柯 著 Geert Mak 张晓红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在欧洲

IN EUROPA

REIZEN DOOR DE TWINTIGSTE EEUW

(荷兰) 黑特·马柯 著

Geert Mak

张晓红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0—047 号

In Europa © 2004 by Geert Mak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itgeverij Atlas, in Amsterdam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 / (荷) 马柯著；张晓
红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8

(双狮译丛)

ISBN 978-7-5360-6215-3

I. ①在…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散文集—荷兰
—现代 IV. ①I56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521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易平

装帧设计：梁丽辉

地图绘制：Hester Schaap (The Netherlands)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4.5 1 插页

字 数 690,000 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7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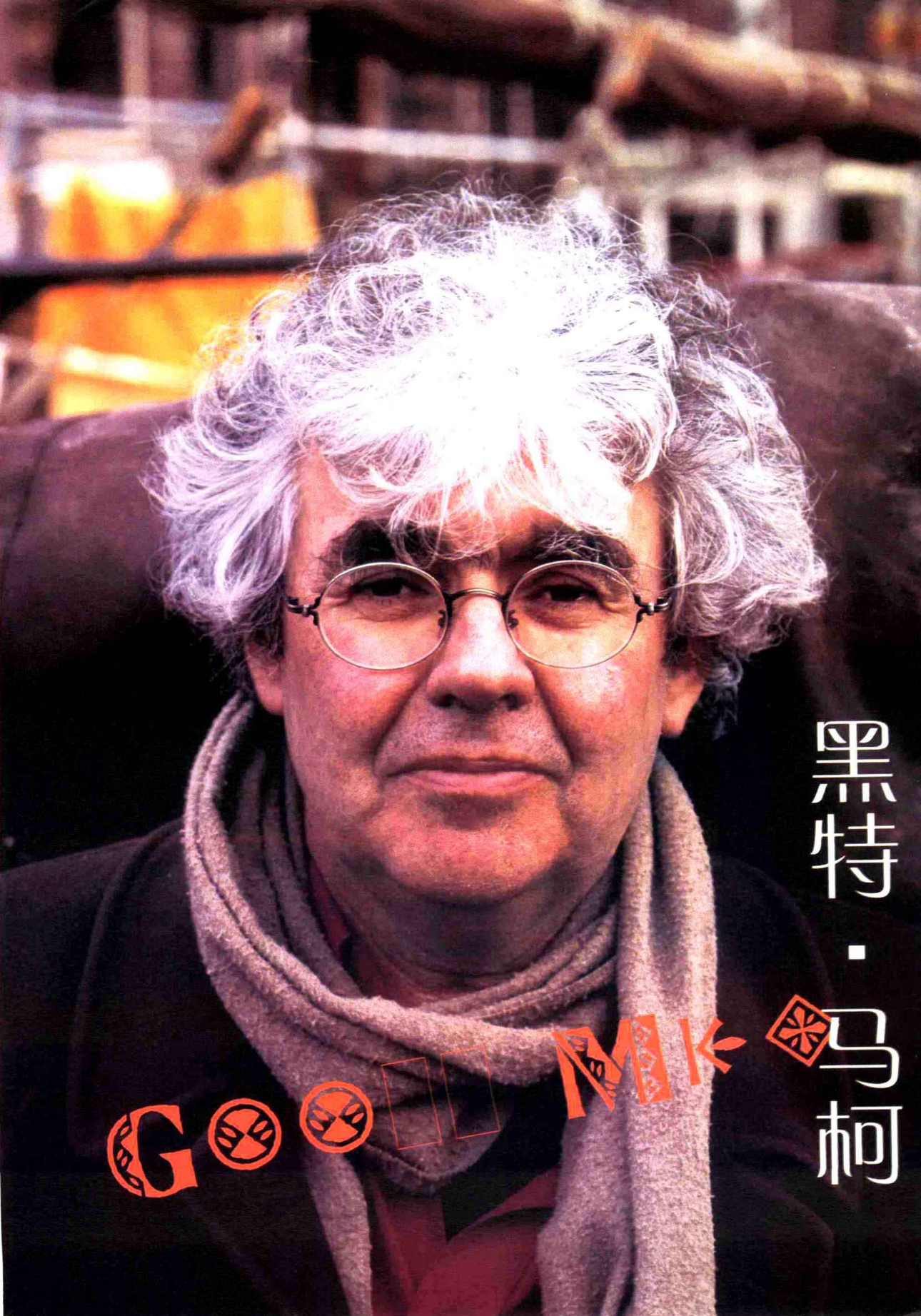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特别鸣谢：荷兰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NLPVF）资助出版

黑特·马柯 (Geert Mak) 是荷兰国际知名度最高的新闻记者和非虚构文学作家之一。目前就职于荷兰第一大报业集团《新鹿特丹商业报》。其作品《阿姆斯特丹天使》、《阿姆斯特丹》(已有中译本)、《约沃尔德》、《我父亲的世纪》、《桥》等非常有影响力，畅销欧洲。2008年荣获莱比锡欧洲和解图书奖。

《在欧洲》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它于2004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已在荷兰销售七十多万册，目前已有英、法、德等十几种语言译本。



黑特

·

马柯

GOO     MK 

目 录

序

1

第一篇 1月 1900年—1914年

第一章 阿姆斯特丹	9
第二章 巴黎	11
第三章 伦敦	18
第四章 柏林	26
第五章 维也纳	36

第二篇 2月 1914年—1918年

第六章 维也纳	51
第七章 伊普尔	58
第八章 卡塞尔	65
第九章 凡尔登	69
第十章 凡尔赛	73

第三篇 3月 1917年—1924年

第十一章 多尔恩	87
第十二章 斯德哥尔摩	90
第十三章 赫尔辛基	96
第十四章 彼得格勒	103
第十五章 里加	116

第四篇 4月 1918年—1938年

第十六章 柏林	131
第十七章 比勒费尔德	154

第十八章 慕尼黑	160
----------	-----

第十九章 维也纳	170
----------	-----

第五篇 5月 1922年—1939年

第二十章 普雷达皮奥	179
第二十一章 拉马内尔	186
第二十二章 巴塞罗那	197
第二十三章 格尔尼卡	202
第二十四章 慕尼黑	207

第六篇 6月 1939年—1941年

第二十五章 费尔蒙	213
第二十六章 敦刻尔克	220
第二十七章 查特韦尔	226
第二十八章 布雷斯特德	231
第二十九章 伦敦	233

第七篇 7月 1940年—1942年

第三十章 柏林	241
第三十一章 希姆莱城	248
第三十二章 奥斯维辛	254
第三十三章 华沙	261
第三十四章 列宁格勒	265
第三十五章 莫斯科	268



第八篇 8月 1942年—1944年	285	第五十五章 卢尔德	403
第三十六章 斯大林格勒	285	第五十六章 里斯本	408
第三十七章 敖德萨	297	第五十七章 都柏林	414
第三十八章 伊斯坦布尔	303	第十一篇 11月 1980年—1989年	429
第三十九章 凯法利尼亚	307	第五十八章 柏林	429
第四十章 卡西诺	312	第五十九章 尼斯基	438
第四十一章 罗马	316	第六十章 格但斯克	445
第四十二章 维希	319	第六十一章 莫斯科	451
第四十三章 圣布利蒙特	323	第六十二章 切尔诺贝利	458
第九篇 9月 1944年—1956年	333	第十二篇 12月 1989年—1999年	465
第四十四章 贝努维尔	333	第六十三章 布加勒斯特	465
第四十五章 乌斯特毕克	338	第六十四章 诺维萨德	471
第四十六章 德累斯顿	343	第六十五章 斯雷布雷尼察	481
第四十七章 柏林	348	第六十六章 萨拉热窝	488
第四十八章 纽伦堡	353		
第四十九章 布拉格	356	跋	492
第五十章 布达佩斯	369	致谢	506
第十篇 10月 1958年—1980年	379	术语表	508
第五十一章 布鲁塞尔	379	索引	516
第五十二章 阿姆斯特丹	387	译者后记	547
第五十三章 柏林	392		
第五十四章 巴黎	397		

序

foreword

除了在战争期间到过那里的荷兰人民、镇长和约瑟夫·普兹卡外，村里无人见过大海。房子沿溪而建，散布着几个发黄破败的农场，馥郁的花园，生机盎然的苹果树，两座小教堂，老态龙钟的柳树和橡树，木制栅栏，鸡、狗、儿童、匈牙利人、斯瓦比亚人和吉卜赛人。

如今，鹳鸟飞走了。空荡荡的鸟巢静默地躺在烟囱顶上。夏日接近尾声，镇长汗涔涔地修剪着镇政府草坪。这里听不到机械嘈杂的动静，只闻人声、狗吠、鸡鸣，还有头顶上鹅的呷呷声，路上一辆木制马车渐行渐远的咯吱声，镇长手中镰刀的割草声。傍晚时分，炉子生火了，一缕青烟袅袅地飘过屋顶。间或传来一只猪猡的尖叫声。

这是千禧年的最后几个月，我在欧洲来来回回游历了一年。我就职于《新鹿特丹商业报》，受其所托周游欧洲，我的文章每天都会刊登在头版右下角。它成为一种最终的视察：二十世纪结束之际，欧洲大陆到底是个什么形状？同时，它是一次历史之旅：我将尽可能地追溯历史进程，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我确实发现了许许多多沉默不语的见证者：索姆杂草蔓生的弹坑，柏林奥拉宁堡大街机枪扫过的门柱，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城外的雪林，慕尼黑报纸档案馆，巴塞罗那附近的山坡，波兰南部城镇奥斯威辛红白相间的小凉鞋。这次旅程也关乎自身。我需要走出去，穿越边境，搞明白“欧洲”这个模糊语意味着什么。

欧洲，如我在这一年中所见，是一块任人穿越时光的大陆。二十世纪各个不同时段都正在某个地方被体验着，或者被重新体验着。在伊斯坦布尔的

轮渡上永远是 1948 年。在里斯本永远是 1956 年。在巴黎里昂码头却是 2020 年。布达佩斯的青年人长着我们父辈的面孔。

在匈牙利南部的华沙罗斯别克村庄，时间停留在 1925 年。1999 年，约 200 人生活在那里，吉卜赛人占 1/4 或更多。他们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度日，每月约 60 欧元，女人们挨家挨户地出售篮子和日常手工制品。他们的住处破败不堪，门是用长布条做的，有时连门框都不见踪影，在寒冬里烧火取暖。

罗马尼亚吉卜赛人更加穷困，他们偶尔驾着木制篷车在村里露露脸。最穷的要算是漂泊流浪的阿尔巴尼亚吉卜赛人。他们实际上是穷人社区里的贱民，绝对处于欧洲之桶的最底层。

我那时正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村里理发师约瑟夫·帕兹卡去世后，他们搬进了他的房子。他们在阁楼里找到了一个小笔记本，里面画满了 1945 年春天以来留下的铅笔痕迹，以及奥尔堡、吕贝克、斯图加特和柏林等地名。有人为我的朋友们辨认出几行字迹：

在哈根瑙战俘营。哦，上帝，我在世间孑然一身。我回家时，村里或许连一个女孩都没有留给我。我像一只在远方啁啾的小鸟，没有慈母照顾的小鸟。哦，上帝，请帮助我回家，回到父母身边。故国那么遥远，离所有人都那么遥远。

在村子中央，沿着一条泥泞的小径，我碰巧发现了一块日晒雨淋的混泥土块，一座寒酸的纪念碑，上面好像刻着一个骑士的身影，顶端刻着 1914 和 1918 两个年份，下面有 36 个名字，36 个小伙子的名字，他们足以让村里的咖啡馆爆满。

1999 年，欧元问世，移动电话铺天盖地，因特网走进千家万户，诺维萨德大桥被炸毁，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股市红红火火。1999 年 9 月是记忆中最炎热的 9 月。1999 年 1 月 1 日，人们惧怕千年虫会使得所有的电脑抓狂。

在华沙罗斯别克，1999 年是废品行贩驾着马车四处游走的最后一年。我有幸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身临其境：他给自己买了辆卡车。那年春天，四个失业的吉卜赛人开始铺筑另一段沙路，或许这次甚至可以铺一层柏油。敲钟人被解雇了，因为他偷了镇长母亲的养老金支票。那也是 1999 年的事。

在咖啡馆里我遇见了所有人：镇长、疯狂的玛丽亚、无牙者（也被称之为“间谍”）、村里的酒鬼、吉卜赛人，还有整日与母牛相依为命的邮差老婆。没有人四下走动，经人介绍认识老兵，他是一个身穿迷彩套装、和气友善的大个子，用酒精和可疑的毒菌来驱逐噩梦。人人都说，他会讲法语，可我听他发出的唯一的法语单词是“马赛”。

当天晚上，新的敲钟人和废品收购者吟唱着久远的歌谣，所有人都在桌上打着节拍：

我们在森林里劳作，
黎明即将在高空破晓
天空依旧雾气迷蒙，
我们在倒地的树干间劳作，
高高的山坡上，马儿精疲力竭

还有：

我们在布达佩斯通往佩奇的铁道上劳作，
闪闪发亮的新铁轨，
佩奇的隧道，从岩石中炸出。

那些穿越欧洲的岁月，仿佛古老的油漆一层层剥落。我越发意识到，东欧人和西欧人之间的鸿沟和疏远在一代代地加剧。

我们欧洲人有着共同的历史吗？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1914年、1945年、1989年。那么，你只需看看个体欧洲人体验历史的方式的巨大差异：与我攀谈过的波兰老卡车司机一生当中有四次被迫学习一门新语言；一对德国夫妇被炮轰出家门后，走遍东欧，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个地方；巴斯克一家人在某个平安夜因争论西班牙内战而翻脸，彼此之间再也不说话；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典人过得怡然自得，他们常常免遭历史最大的全面冲击。让一群俄罗斯人、德国人、英国人、捷克人和西班牙

人同坐一桌叙叙家族史：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不过，尽管如此，这就是整个欧洲。

毕竟，二十世纪历史并非在他们眼前上演的一场戏剧，而是他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主要或次要部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其二十世纪官方史的开篇中写道：“我们是本世纪的一部分，本世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于他而言，例如，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希特勒当选为总理的日子，同时也是柏林严冬午后一个十五岁男孩和妹妹一起放学回家在沿途某个地方看见一个报栏的日子。“它依旧在我眼前，恍然如梦。”

我年迈的马尔特姨妈住在斯希丹，她当时年仅七岁。于她而言，1914年8月3日那个温暖的星期一，由于一战的爆发突然间变得有些压抑。工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自家门前，女人们撩起围裙一角擦拭眼睛，一个男人向朋友喊道：“嘿，打仗了！”

书中讲述了温里希·贝尔（Winrich Behr）的故事。作为一名德国联络军官，他接到了斯大林格勒沦陷的电报：“1月31日7:45 俄国人临近。准备毁坏/APL6. 作战分析研究/1月31日7:45 我们摧毁。一切就绪。”

对于圣彼得堡（即当时的列宁格勒）十二岁的伊拉·柯勒耶内尔（Ira Klejner）来说，1953年3月6日，是宣布斯大林死讯的日子，它意味着一间公家伙房，正在吃饭的她担心自己哭不出来，当眼泪终于从脸颊滑落到嘴里的煎蛋蛋黄上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于我，一个九岁男孩，在1956年11月闻到一股红辣椒味儿，匈牙利难民把稀奇古怪的菜肴带到了我们位于吕瓦登市运河边平静的家中。他们安静羞涩，通过阅读唐老鸭连环漫画册学习荷兰语。

如今，二十世纪本身已成为历史，我们的个人历史、电影、书籍和博物馆历史。我动笔之际，国际事务舞台背景瞬息万变。权力易位，联盟解体，形成新的联合体，出现了新的头等大事。

华沙罗斯别克正在为匈牙利加入欧盟做准备。三年内，又来了六位荷兰人，至少购买了十二栋房屋。他们大多受东欧低价吸引而来，其中几人又因一个问题而匆匆离去，在欧洲边缘处处可以碰见那种有过去的人：拖欠税款、极其不幸的

离婚、生意破产、惹上官司，等等。

在其中一位荷兰人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尊巨大的德国雄鹰石膏像，一面墙上挂着主人肖像，他骑在马背上，挥舞着牛仔帽，准备去驯服野蛮的东方。另一位荷兰人措资超过10万欧元，将住宅改造成了一幢小楼，而他每年只在那里待三周，其余时间房子空空荡荡。不过，他有一个小小的失策：离他最近的邻居是村里的强盗头目，他和八个孩子住的地方和猪圈差不多。这个邻居已开始小心翼翼地检验荷兰人黄金屋紧闭的百叶窗。他的孩子们已经在荷兰人的游泳池里欢呼雀跃。

在咖啡馆里，他们问我朋友这个“新欧洲”意味着什么。吉卜赛人刺耳的手风琴声沉寂后，他解释道，在历史进程中，这一部分欧洲日益贫穷，这里人人都仰慕繁荣富强的西欧，他们现在渴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我这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们，你们首先必须经历一个更加贫困的深渊，这样你们或许能够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达到西欧最低生活水平。“而且，你们将丧失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友谊，无需很多钱就可以度日的能力，维修坏东西的技能，养猪和想宰便宰的自由，想烧多少就烧多少木材的自由……以及许多其他东西。”

“什么？”他们问我朋友，“再也不能宰自己的猪？再也不能烧木材？”他们狐疑地看着他。当时，他们尚且不知，不久后还将不允许他们在咖啡馆里抽烟。“我讲故事的时候，敲钟人离开了，”朋友写信告诉我们，“我听见他在敲响教堂钟声，伴着落日。一些事物一成不变地继续着。”

二十世纪世界秩序，倘若还有什么“秩序”可言，似乎永远消逝了。此外：没有凡尔赛就无法理解柏林，没有慕尼黑就无法理解伦敦，没有凡尔登就无法理解维希，没有斯大林格勒就无法理解莫斯科，没有德累斯顿就无法理解波恩，没有雅尔塔就无法理解华沙罗斯别克，没有奥斯威辛就无法理解阿姆斯特丹。

敲钟人，疯狂的玛丽亚，温里希·贝尔，伊拉·柯勒耶内尔，镇长，无牙者，我那年迈的马尔特姨妈，我聪明的朋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情愿与否，都裹挟着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这些故事会继续低语轻喃，四处流传，一代又一代，有过无数的经历和梦想，有过英勇和背叛的时刻，有过充满恐惧和痛苦的记忆，还有欢乐的画面。



I January 1900—1914



第一章

阿姆斯特丹

1999年1月4日星期一早上，我离开阿姆斯特丹之际，一场风暴肆掠了整座城市。大风在湿漉漉的鹅卵石上荡起涟漪，艾瑟河上骏马般的白浪狂涌奔腾，从中央火车站高高的铁皮篷盖下呼啸而过。一时之间，我想到上帝之手会随时掀起所有的铁皮，再让它复归原位。

我拖着黑色的大行李箱，里面装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我用来发送每日专栏文章的手机，还有几件衬衫，一个海绵袋，一张大英百科全书光盘，至少有15本用来松弛神经的书籍。我的计划是从1900年的巴洛克式城市开始，从巴黎世博会的精美开始，从维多利亚女王对稳固帝国的统治开始，从柏林的崛起开始。

空气中弥漫着喧哗：波浪的拍击声，风中海鸥的嘶鸣，风暴刮过光秃秃树顶的怒吼，有轨电车，川流不息的交通。天空阴暗，云朵像身着深灰色衣服的骑士从东往西彼此追逐。片刻间，一些音符随着云朵轻轻飘拂，那是钟琴飘荡的独奏声。据报纸报道，莫尔斯电报密码已经完全停用。在奥斯坦德空军基地低空飞行的伊留申飞机气流定时吸走附近屋顶上的瓷砖。在金融市场上，欧元已经闪亮登场。法国《世界报》头版头条就是“欧元开始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当天早上1欧元的价值一下子飙升到了1.19美元。而当天狂风统治着荷兰，这股最后的、桀骜不驯的力量在四面八方留下印记，狂风旷日持久的狂吹猛打造就了东北方和西南方的湖泊、圩田、运河航道、堤坝、道路，甚至包括我南下进入潮湿的圩田景区沿途所经的铁轨。

坐在我旁边、系着蓝领带的帅小伙立马啪的一声打开电脑，闪现出一整套电子表格，接着他开始给同事们打电话。他的名字叫彼得·斯米特豪斯（Peter Smithuis）。“德国人想要一个百分之百的解决方案，而其他欧洲人只需要75%的解决方案，”他对着真空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找到一个75%以上的解决方案，无论如何要让德国人回守百分之百而压制他们……哦，嗯。从7月起停用？小心一点，你了解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让他们太快做出决定，那么一切就会慢慢地停止。”

雨点敲打着车厢窗户，莫尔代克大桥下的轮船在风浪中起舞，在泽文伯根一棵树上的花朵早早怒放，水中万千落英缤纷。在罗森达尔城外，电缆塔锈迹斑斑，那就是一本正经的荷兰和欧洲其他地区唯一的边界迹象。